

一輯集目錄 第五冊

卷之十五 己酉

以制器者尙其象

春秋會盟

用顧畏于民譽

子產

彼哉彼哉

寬以居之

慎而無禮則蕙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



也非爾所及也

悠久無疆

會朝清明

既濟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

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

百姓與能

是謂棄之

既濟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未濟九四貞

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

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簠簋

鹿鳴

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修業

檢身若不及

居處恭

居其室出其言善

上不怨天下不尤人

堯舜其猶病諸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

盤庚

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

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

執之而已矣然則舜不禁與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

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修內也禮所以修外也

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

大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大傅之

德行而審喻之

諸子掌國子之倅

大司樂

帥國子而舞

簡兮

不學詩無以言

大學小學鄉學國學辯異

春王正月

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小司徒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

邑為邱四邱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以任地事而令貢

賦凡稅斂之事 遂人凡治野夫閒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 匠人九夫爲井井閒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閒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閒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於川各載其名

大司徒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小司徒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

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惟田與追胥竭作 遂人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五十畝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畝萊百畝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二百畝餘夫亦如之 大司馬凡定賦以地與民制之上地食者參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下地食者參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

大司徒職令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四閭爲族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

調五州為鄉使之相賓 小司徒職乃經土地而井牧其
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邱四邱為甸四甸為縣
四縣為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 遂人職以
土地之圖經田野造都鄙形體之法五家為鄰五鄰為里
四里為鄩五鄩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皆有地域溝樹
之

千乘之國百乘之家

修辭立其誠

省察

五州為鄉使之相賓

遂大夫職三歲大比則帥其吏而興阡
犧牲

生之者衆

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以共祭祀之牲牲

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

斧斤以時入山林

我心匪鑿不可以茹

讀法

獻賢能之書

與上大夫言

豚解體解

式頁版者

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一曰聽政役以比居二曰聽師田以簡稽三曰聽閭里以版圖四曰聽稱責以傅別五曰聽祿位以禮命六曰聽取予以書契七曰聽賣買以質劑八曰聽出入以要會

有鱸有鮪

灌

君祭

毋自欺也

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司會

而好察邇言

堯舜其猶病諸

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此謂誠於中形於外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夫道一而已矣

有杖之杜其葉漚漚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飲焉

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女奚不日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
云爾

卷之十六 補錄

西伯戡黎

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

孔子論易

載馳

召誥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

衣服以移之

甘棠

高宗彤日

五辭簡孚

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

利口惟賢

履虎尾

別子為祖繼別為宗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恆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

也德行恆簡以知阻

揚之水

家人

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君在不佩玉左結佩右設佩居則設佩朝則結佩

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

式微

何人不矜

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

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

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

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

妻以聽天下之內治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鼎數

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

相鼠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

合族以食

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

節性

通乎晝夜之道而知

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

故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謂制度

呂刑

閑之惟艱

祭祀不祈

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洛誥

變彼諸姬聊與之謀

六三見輿曳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

無簡不聽

思其艱以圖其易

使遄有喜

用顧畏于民瘁

蠱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牖閒南嚮敷重蓆席黼純華玉仍凡

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逆子釗于南門之外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學記

大有

日之夕矣

六四童牛之牯元吉 六五豮豕之牙吉

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精氣為物游魂為變

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

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

以杞包瓜

閏月則闔門左扉

立政

初六進退 九二巽在牀下

其居人也曰養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御

朝聘

慈殷頑民

而不畱獄

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
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
師

今在予小子且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
茲殷庶土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

必以天地為本以陰陽為端以四時為柄以日星為紀月
以為量鬼神以為徒五行以為質禮義以為器人情以為
田四靈以為畜

閑有家志未變也

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

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

故聖王所以順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而弗敝
也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合男女頒爵位必當年德

成湯放桀于南巢

孺子來相宅其大禋典殷獻民

故禮也者義之實也

震亨

康誥

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

隨 震下兌上 下動上說 服牛乘馬

豫 坤下震上 坤為闔戶重門之象震動而有聲之木擊柝之象豫備之意也

小過 震上艮下 下止上動 白杵之象

睽 離下兌上 睽乖然後用 弧矢以服之

大壯 乾下震上 壯固之意風雨動物也風雨動于上棟宇健于下大壯之象也

大過 巽下兌上 送死大事 而過於厚

夬 乾下兌上 兌為言語可以通彼此之情書之象也 乾為健固可以堅彼此之言契之象也

春秋會盟

隱三年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於石門此外諸侯特相盟之始八年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於瓦屋此諸侯參盟之

始至莊十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於北杏胡傳所謂以諸侯而主天下會盟之政自此始也諸侯無特相會者矣十六年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此桓公糾合諸侯一匡天下之始也由是而宋襄晉文為中國會盟之主至定公而晉伯既衰諸侯又復特盟而中國無殷會矣定七年秋齊侯鄭伯盟于鹹陳止齋曰此特相盟也自齊桓以來未之有也于是再見諸侯無主盟矣是故石門志諸侯之合于鹹志諸侯之散此春秋會盟之始終也李氏廉曰禮記云離坐離立毋往參焉故春秋以二人盟為離盟三人盟為參盟

三人用顧畏于民

左昭二十七年春費無極鄆將師諸郤宛于令尹囊瓦焚郤氏盡滅其族殺陽令終與其弟完及佗與晉陳及其子弟晉陳之族呼于國曰鄆氏費氏自以為王專禍楚國弱寡王室蒙王與令尹以自利也令尹盡信之矣國將如何自春至冬國言未已進胙者莫不謗令尹於是沈尹成諫子常乃殺費無極鄆將師盡滅其族以說于國謗言乃止此節借以狀民畏二字最好

子產

馮天閑名李曰子產為春秋後半部第一流人物自魯襄八年料侵蔡獲燮以來至十九年而為卿三十年而子皮授之政昭

二十年而卒凡四十四年歷事簡定二朝于晉則當悼平昭頃于楚則當共康邲靈治內禦外皆以禮為主而輔之以權立政如邱賦刑書持正如榮龍禳火定亂如子孔子哲當機如爭承毀垣用兵如數俘登陴剛果如鄭環駟乞詞令如徵朝獻捷博洽如臺駘黃熊風雅如隰桑羔裘應變如立廟毀廟理學如不毀鄉校知人如擇能而使種種出人意表所謂救時之相也左氏臨了以寬猛一語結之蓋不獨治民其於事大之法亦不外此

彼哉彼哉

彼哉之意猶昭公之於季平不稱名而稱夫人齊子元之於懿

公不稱君而稱已氏

寬以居之

中庸學問思辯論語學志問思皆以用功言。惟文言於學聚問辯後繼曰寬以居之。居猶常住。不是暫時棲泊。寬如田地寬大。能容載得許多物。朱子語類云。學以聚之。問以辯之。既探討得當。且放頓寬大田地。待觸類自然有會合處。故曰寬以居之。林次厓曰。學聚問辯。是知工夫。寬居是把義理放在胸中。詳玩深味。使透徹貫串。乃居安資深時也。故亦屬之行。愚按學問思辯後補出一寬字。這節次最微茫。譬如作酒既成。然必蘊釀數月。纔佳。寬居正韓子所謂不可不養也。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

詩書之原。無迷其途。無絕其原。終吾身而已矣。杜氏序優而游之。使自求之。厭而飫之。使自得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水釋怡然。理順朱子詩序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皆寬以居之境界也。

慎而無禮則蕙

朱子語類問敬慎曰。敬字大。慎字細小。如人行路。一直恁地去。便是敬。前面險處。防有喫跌。便是慎。慎是惟恐有失之意。如思慮兩字。思是恁地思去。慮是怕不恁地。底意思。如朱子訓慎字意。本是畏忌之心。再加無禮。必至於蕙也。齊戰疾三者。記曰子之所慎。亦是怕有喫跌之意。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游定夫釋乾大象云至誠無息天行健也若文王之德之純是也未能無息而不息者君子之自彊也若顏子三月不違仁是也何元子曰健而無息之謂乾中庸言至誠無息者通之於天也自彊言不息不言無息學之為法天事耳始于不息終于無息故中庸于無息之下文而推原之曰不息則久按此二段便見安勉之殊爭差不小夫子告子貢恕可終身行之必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子貢乃曰己所不欲無加諸人以無易勿是不知淺深不審難易猶以不息為無息也

悠久無疆

坤之象傳曰坤厚載物德合无疆无疆指乾言德合者言坤之德配乾之无疆也又曰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本義云馬乾象而以為地類者牝陰物而馬又行地之物也行地无疆則順而健矣又曰安貞之吉應地无疆本義云安而且貞地之德也是知所謂德合无疆者天之无疆也所謂應地无疆者地之无疆也王輔嗣所謂乾以龍御天坤以馬行地是也此句須先分清天之无疆地之无疆然後以至聖之悠久配之才得根柢孔疏凡言無疆者有二義一是廣博无疆一是長久无疆悠久無疆當就長久上說

會朝清明

未濟六五君子之光句折中云凡自晦而明自剝而生自亂而治者其光輝必倍於常時觀之雨後之日光焚餘之山色可見矣按此卽會朝清明之旨也

既濟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此言既濟矣天下之患氣常伏於此况外卦坎爲險地畧不檢點必致濡尾之傷轉既濟爲未濟六四下一繻字以見禍患積于隱微人不及見衣袽之戒其得已乎

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

近字先儒多指比爻言折中兼應爻言以情旣相應雖遠亦近矣竊以此句說近字最有力國運之隆替家道之盛衰無不自近始君臣一德千載之遇合也一堂雍穆家道之寢昌也反是則凶害悔吝隨之推之夫妻反目不能正室兄弟不和協糊口四方易著比匪之傷書戒愼人之昵是近之一字吉凶禍福俱包在內可不慎與

百姓與能

聖人成能者成參贊之能也與能者與參贊之能也要知制而用之謂之法非聖人不能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非百姓亦無人去做如作車行陸作舟行水聖人制出一箇樣子來教

一車集 卷十五 六
人依法去做能依法去做是百姓的事蓋天地無聖人天地不能成功聖人非百姓聖人亦不能成天地之功可見參贊事聖人與百姓共之所以人爲萬物之靈而有三才之號也

是謂棄之

此棄字與春秋鄭棄其師之棄同

既濟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未濟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

既濟之九三以剛居剛未濟之九四以剛居柔皆挾剛健之才有撥亂反正本領故借高宗伐鬼方一事以形容之見既濟之難未濟轉爲既濟爲尤難也蓋天下事敗壞半由於怯懦無能

轉危爲安轉敗爲福惟剛健者纔能擔當得住頌堯曰乃武湯曰勇智文曰王赫斯怒武曰肆伐大商皆其義也

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少年喜事開豐邊庭以小狐果於濟象之趙括之易言兵鼂錯之削七國此其徵也

簠簋

張稷若儀禮句讀於公食大夫篇作正饌加饌圖以黍簠稷簋註正饌下以稻簋梁簋註加饌下本文設加饌節有云宰夫授公飯梁公設之涪西宰夫膳稻于梁西註云進稻梁者以簠是簋爲盛稻梁器簋爲盛黍稷器六瑚四璉雖不可考以八簋兩

一車集 卷一五
簋例之則黍稷稻粱當必兼設聘禮歸饗餼節八簋兩簋設堂上六簋兩簋設西夾朱註專指黍稷亦約言之耳考特牲有云陳兩敦于西堂又云主婦設兩敦黍稷于俎南少牢又云主婦執一金敦黍婦贊者執敦稷又有執敦黍敦稷之文蓋用四敦黍稷各二也士虞禮云贊設二敦于俎南黍其東稷鄭註簋實尊黍也賈公彥曰經言敦註言簋者敦有虞氏之器周制士用之同姓之士容得從周制用簋而儀禮義疏敦簋之別疏據明堂位而云然其實二名相通可以互稱不必同姓之士乃用簋也按此則特牲少牢所云敦者即簋也宗廟之器可得其實矣

鹿鳴

白虎通云得美草鳴相呼鹿鳴賓臣也上下一德和氣薰蒸言鹿得草相呼而食君子有酒與臣共飲之以是為興也

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象傳發明卦意大半以天地四時日月聖人萬物言之會得此解而四時行百物生兩言正與象傳無二朱子所謂開示子貢之切也又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從大處指點鳶飛戾天魚躍于淵從小處指點無行不與從本身上指點孺子入井從人情上指點所謂理不離乎氣者此也程子所謂理無形也因象以明理者此也

明倫彙編
家範典
修身類
修業

明呂新吾坤略云。業。刻木如鋸齒。古無文字。用以記日行之事數也。一事畢。則去一刻。事俱畢。則盡去之。謂之修業。更事則再刻。如前大事。則大刻。謂之大業。多事則多刻。謂之廣業。士農工商。所業不同。謂之常業。農爲士。則改刻。謂之易業。古人未有一生無所業者。未有一日不修業者。故古人身修事理。而無荒寧怠惰之時。常有憂勤惕勵之志。一日無事。則一日不安。懼業之不修。而曠日之不可也。按修業二字。得此註釋。方明。

檢身若不及

呂新吾云。愈進修。愈覺不長。愈檢點。愈覺有非。何者。不留意做。

人自家儘看得過。只日日留意向上。看得自家都是病痛。那有一些好處。初頭只見得人欲中過失。久久又見得天理中過失。到無天理過失。則中行矣。又有不自然。不渾化。着色喫力過失。走出這個邊境。纔是聖人能立無過之地。故學者以有一善。自多以寡。一過自幸。皆無志者也。急行者只見道遠。而力不前。急芸者只見草多。而鋤不利。按此發明聖賢省身克己。常若不及之心。曲折盡致。

居處恭

此卽不愧屋漏之學也。蓋地非大。廷人非師保。最易褻狎。最易怠荒。抑戒著洒掃之文。家人垂物恆之訓。用此道也。呂新吾云。

慎言。動手。妻子。僕隸。之間。檢身心。于食息起居之際。這工夫。便密了。又云。閨門之事。可傳而後知。君子之家法矣。近習之人。起敬而後知。君子之身法矣。其作用處。只是無不敬。

居其室出其言善

言之善不善。從居室說起。可知良輔之序。咸輔之勝。在邦在家。一也。詩云。相在爾室。尙不愧于屋漏。言其最著者也。新吾云。謹言不但外面。雖家庭閒。沒個該多說底話。可見修辭立誠。從此做起。

上不怨天下不尤人

新吾云。吾輩終日不長進處。只是怨尤兩字。全不反己。聖賢學

問。只是個自責。自盡。自責。自盡。道理原無邊界。亦無盡頭。此兩言最深。極當玩味。如孔子三無能者。知仁勇。四無能者。弟友子。臣。何有於我者。二未之有得者。一皆是自責。自盡。道理無邊界。無盡頭處也。愚謂聖人不獨于博施濟衆。堯舜猶病。卽窮神知化。文王望而未見。此是實理。如此非徒云謙也。

堯舜其猶病諸

新吾云。道原體不盡心。原起不滿。勢分不可強。力量不可勉。聖人怎放得下。是以聖人身。囿於勢。分力量之中心。長于勢。分力量之外。纔覺足了。便不是堯舜。按病字。說出勢分力量兩層切實之至。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

久視則熟字不識注視則靜物若動乃知蓄疑者亂真知過思者迷正應此新吾說也即朱註三則私意起而反感之旨也當宣公初立黨惡東門往來齊郊即不識熟字靜物若動之明證也

盤庚

呂新吾曰專欲難成衆怒難犯八字不獨妄動邪為者宜慎雖以至公無私之心行正大光明之事亦須調劑人情發明事理俾大家信從然後動有成事可久盤庚遷殷武王伐紂三令五申猶恐弗從愚按易傳上下交而其志同危以動則民弗與也

懼以語則民弗應也。无交而求則民弗與也。周禮三朝外朝非詢衆庶不臨。書稽疑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又如爰田。州兵非協衆不能作。國人咸貳。非宛濮之盟不能解。可知作大事必須上下交孚。乃克有濟。作事青天白日。人情響應。影隨方見。聖人大作用處。如湯誓。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又曰。舍我稽事而割正夏。彼商民只知有己耳。而四方之望若雲霓。弗顧也。湯則以天下為心。從而告之。使之曉然。知夏桀之暴德。民情之偕亡。上帝之可畏。而不可不正也。呂氏所謂調劑人情發明事理者此也。

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
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
新吾云好問好察時着一我字不得此之謂能忘執兩端時着
一人字不得此之謂能定欲見之施行畧無人已之嫌此之謂
能化

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
新吾云人到無所顧惜時君父之尊不能使之嚴鼎鑊之威不
能使之懼千言萬語不能使之喻聖人知其然也每養其體面
體其情私而不使至於無所顧惜又云水激逆流火激橫發人
激亂作君子慎其所以激之者按此即無忿疾于頑意又云十

分識見人與九分者說便不能了悟况愚智相去不啻倍蓰而
一不當意輒怒而棄之則棄人多矣所貴乎有識而居人上者
正以其就無識之人因其微長而用之也此段正發明無求備
意

執之而已矣然則舜不禁與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
受之也

文王世子公族其有死罪則磬于甸人其刑罪則織劓亦告于
甸人公族無宮刑獄成有司讞于公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
辟其刑罪則曰某之罪在小辟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公又
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于甸人公又使

人追之曰雖然必赦之有司對曰無及也反命于公公素服不舉爲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親哭之宋胡澹菴銘曰有司又曰在辟示後世人臣執法之堅其君用刑宜寬也三省不對走出致刑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此也愚按王之三省卽惡得而禁之意不對走出致刑甸人卽夫有所愛之意後復釋之曰公族之罪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所以體百姓也宋李泰伯名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共者也如使公族犯之而可不問是五刑特爲民設也賞則貴先得刑則賤獨當矣故必公之

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修內也禮所以修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

此節爲文王世子一篇總會也前之教以干戈羽籥弦誦書禮後之教以適饌省醴管象登歌中之庶子正公族內朝外朝在軍在廟無非以君臣父子爲教之本以禮樂爲學君臣父子之基也禮樂先分言之後合言之到得交錯於中時直是合同而化禮中有樂樂中有禮恭敬而溫文一句形容入微明黃玉巖名乾曰樂雖修內然心和者身亦和禮雖修外然身敬者心亦敬蓋禮之和卽爲樂樂之節卽爲禮此論極分明融洽按此節論禮樂合一處最精方見古聖王陶淑人心妙用

大傳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大傅之德行而審喻之

一車集 卷一五
大傅以身教。是世子之楷模。詩所謂視民不佻。君子是則是倣者也。但世子學業未成。安能於大傅之一言一動存心省察。苟無有以喻之。則亦習焉不察耳。此審喻之責。必歸於少傅也。

諸子掌國子之倅

周官義疏。周官掌士庶子之治教者不一。天官則宮伯也。地官則師氏保氏也。春官則大司樂樂師大胥小胥也。夏官則諸子也。掌固也。其職之分事之聯。各有義焉。宮伯所掌。宿衛之士庶子也。師氏保氏所掌。王同姓及公卿大夫之適子也。其職曰。以教國子弟。則王之同姓也。曰。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則士之子與者。蓋鮮矣。大司樂樂師大胥小胥。則國子國子之倅。及國之

選俊皆隸焉。其曰學士者。兼國之選俊也。其曰以待致諸子者。致國子之學於師氏保氏者。及其倅也。諸子所掌。獨國子之倅者。其適子或學於師氏保氏。或入於成均也。此段分疏各職所掌之事。所教之人。眉目最清。

大司樂

古人立學設教。大總會處在成均。庶司百職所統攝處在大司樂。其職曰。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所謂合者。王子弟。公卿大夫之適子。國子之倅。國之俊選。皆造也。成均國學。譬如江海。其天官宮伯。地官師氏保氏。夏官諸子。以及大司徒三年賓興之賢書。皆如衆流之爭壑焉。既分

教之而成其材。又合教之而成其德也。教之具于戈羽籥琴書鐘鼓。罔不具焉。教之人樂正司業。父師司成。罔不備焉。而且東序。瞽宗別其地。春夏秋冬。因其時。所以造就人材。既詳且盡。如此。其類曰大司樂。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賈疏。大司樂所教。是大舞。樂師所教。是小舞。案內則十三舞。勺。成。童。舞。象。皆小舞也。二十舞。大。夏。卽此六舞也。程子曰。樂舞所以舒其性情也。古人爲學。自小學舞勺。舞象。以至大學。有弦歌。以養其耳。有干羽。以養其

帥國子而舞

大司樂云。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賈疏。大司樂所教。是大舞。樂師所教。是小舞。案內則十三舞。勺。成。童。舞。象。皆小舞也。二十舞。大。夏。卽此六舞也。程子曰。樂舞所以舒其性情也。古人爲學。自小學舞勺。舞象。以至大學。有弦歌。以養其耳。有干羽。以養其

血氣。有禮義。以養其心。如此。則非辟之心。無自而入。張子曰。古者教童子。先以舞者。欲柔其體也。心下則氣和。氣和則體柔。愚按。樂有聲。有容。舞所以動其容也。入小學習小舞。入大學習大舞。非一日矣。須知舞字。來由。乃是國子所守之職。故大司樂曰。帥國子而舞。

簡兮

周官義疏。大祭祀。大饗。舞者皆國子也。旄人職。凡四方之以舞仕者。屬焉。凡祭祀。賓客。舞其燕樂。則雖祭祀。惟殷薦祖考之樂。學士舞之。至於燕樂。則以舞仕者。公庭萬舞。賢者以自傷。故周公制禮。不使學士舞饗燕之樂。爲其將爲公卿大夫之選。其志

節不可不素礪也。按此則賢者仕伶官，乃雜于以舞仕者。故其詩若自譽而實自嘲，如此不然。國子之所習而學者，而可曰降志辱身乎。

不學詩無以言

大司樂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義疏云：興者，引彼物以興此事，如春秋傳趙孟曰：吾兄弟比以安，尤也可使毋吠。穆叔曰：小國為繫，大國省檣而用之，是也。道者，述古而道其義，如德正應和曰類，故能載周以至於今之類，是也。諷者，微吟誦者，朗讀此二者，亦與肄業時之諷誦異。如雍門子微吟，春秋傳公使歌之，遂誦之，是也。言者，賦詩以自言其情，語者，賦詩以答人之

意也。古之人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觀春秋傳列國君臣賦詩贈答，彼此各喻其意而相應，如響惟其達于六語也。故曰不學詩無以言，又云同此一詩分而用之，即可興可道，可諷可誦，可言可語，非謂樂之語本有此六類也。按朱註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故能言此。從學詩上說出，所以能言之故也。教樂語而得興道諷誦言語之益，則婉而多風，談言微中，乃得語言之功也。得此解而能言之義始全。須知事理通達心氣和平而於吐茹之間，執而不化，則非失之亢直，即失之支離矣。可知六語之教，乃隨機進言之法，補入此層于學詩意更圓足。

大學小學鄉學國學辨異

禮記義疏天子之小學在虎門之左師氏掌之當王宮之正東諸侯在公宮南之左當東南遜天子也其鄉學之制則家有塾者小學黨有庠遂有序者則鄉學中之大學也其學官之職則國學掌于大樂正而大胥小胥已下其屬鄉學掌於鄉大夫而州長黨正已下其屬也其教之法則國學樂德樂語樂舞其凡鄉學六德六行六藝其目也其論選之法在國學則小胥大胥先簡其不帥教者以告樂正而後樂正論其秀者以告而官之司馬在鄉學則鄉大夫先簡其不帥教者以告司徒而後司徒興其賢者能者而獻其書於王也其仕進之法則自國學出者往往爲王朝之官謂之適士自鄉學出者大底爲鄉遂之吏所

謂庶士也蓋古者世家與編氓有貴賤之分故自少而別異之而仕進亦有二途然編氓之士又有二途也但自鄉升者其位止曰庶士其祿止于代耕其優之止免鄉之徭役蓋自比長至閭胥鄰長至里宰不啻萬計安能悉官於司馬正鄉大夫所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先就補其民之秀者而均以代耕之祿漸出於部伍而爲之長還入其部伍而治其事也若其不願小成則由司徒而復升之國學其論選仕進與國子等矣宋陳器之名曰古者公卿大夫士之子弟以及萬民之子弟生八歲而入小學教之幼儀十五歲而入大學教之以成人之事此大小學之所由建也其謂之國學者卽大小學之

立于國中。以教公卿大夫士之子弟者也。其謂之鄉學者。卽大
小學之立于鄉。遂以教萬民之子弟者也。陳用之曰。周官考
校之法。書於族師。然後校于黨。正校于黨。正然後考于州長。考
于州長。然後考于鄉大夫。鄉大夫與鄉老羣吏獻之于王。然後
內史詔王以制。魯而不言鄉升士于司徒。司徒升士。大學義疏
云。作王制者。不見周禮夏官及書周官篇。故絕不知掌六師九
伐四時蒐苗獮狩諸事。但見漢時大司馬甚尊。一切廢置由之。
故遂以辯論官材屬之司馬。但周禮大司馬掌建邦國之九法。
其三曰進賢興功。以作邦國。則亦不可謂辯論官材。非司馬本
職也。又義疏云。大學小學以年分。鄉學國學以地分。鄉學中有

小。大。國。學。中。亦。有。小。大。而。天。子。大。學。之。在。西。郊。者。猶。鄉。學。非。大。
學。而。先。儒。每。求。小。學。於。此。是。以。誤。也。蓋。以。年。論。則。八。歲。所。入。者。
各。小。學。天。子。小。學。在。王。宮。之。東。天。子。之。子。入。焉。所。謂。虎。門。側。者。
卽。此。諸。侯。小。學。在。公。宮。南。之。左。諸。侯。之。子。入。焉。不。于。正。東。避。天。
子。也。大。夫。士。庶。之。子。各。在。其。家。之。塾。或。天。子。諸。侯。擇。其。公。卿。大。
夫。適。士。之。子。之。雋。者。與。世。子。居。游。出。入。故。周。禮。師。氏。曰。凡。國。之。
貴。遊。子。弟。學。焉。是。天。子。諸。侯。之。小。學。一。有。常。所。而。卿。大。夫。士。庶。
之。子。其。小。學。無。數。亦。無。定。所。也。若。謂。天。子。諸。侯。之。子。八。歲。卽。入。
四。郊。之。小。學。說。則。太。遠。而。不。情。若。謂。卿。大。夫。士。庶。之。子。同。入。此。
宮。左。之。小。學。亦。太。雜。而。不。倫。矣。及。其。十。有。五。年。則。所。入。者。皆。謂。

一車集 卷十五
之大學。而其地迥殊。五百家爲黨。黨有庠。士庶之入大學者。在此二千五百家爲州。州有序。卿大夫之子及庶人之子由庠升者入焉。孟子所謂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者。指此皆鄉學也。自鄉而升。乃入國學。亦謂之校。諸侯之國學在郊。諸侯之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及自鄉升士庶之子。皆入焉。諸侯歲貢士於天子。亦取諸此。故曰諸侯之大學在郊。將出而效之天子也。天子之制。則黨。庠。州。序。鄙。庠。遂。序。以下大約與侯國同。而諸侯之郊學。則視其國之大小。或一。或二。或三。天子之郊學。則必四。或曰。虞夏殷郊學皆一。周兼四代。則四焉。東之前曰東膠。周學也。謂之南學。養致仕之老。于此。東之後曰東序。以法夏。亦曰東學。養

老更於此。西之後曰瞽宗。以法殷。亦曰右學。謂之北學。養死事之老。於此。蓋教士之法。至周而詳。六鄉六遂之所升。旣服而諸侯亦歲貢士於天子。非四學不足以容。故各就其方居之。所謂天子之小學在郊。將收天下之人材而用之也。大司徒掌其教。教成乃升之大學。董子言五帝大學曰成均。賈誼言三王大學曰辟雍。陳氏言明之以法。和之以道。曰辟雍。成其所虧。均其過。不及曰成均。大樂正掌其教。天子之元子。衆子。內諸侯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則不必由郊學升。而卽入於此。或天子年尙少。如太甲成王亦學於此。常居東膠。則三公三孤。涖之不專。受教於樂正矣。而此成均亦備五學之制。蔡氏邕謂辟雍明堂異名。

同實則大體如明堂而鄭氏於考工亦言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明同制也。

春王正月

按桓十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下書無冰卽此一事便是周正之改時改月鐵板注脚杜氏以夏時冠月以周正紀事便通不去。

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按桓十七年癸巳葬蔡桓侯唐啖叔佐名曰蔡桓何以稱侯蓋蔡季之賢知請諡也人亦多愛其君者莫能愛君以禮而季能行之此賢者所以異於衆人也胡文定云人子不以非所得而

加之於父是爲孝人臣不以非所得而加之於君是爲忠極其尊而稱之不正之大者可以爲禮哉此與禮字正相發明

小司徒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

邑爲邱四邱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以任地事而合貢

賦凡稅斂之事遂人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

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

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匠人九夫爲井井間廣

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

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於川

各載其名

周官義疏注謂此造都鄙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非也井邑邱甸縣都以田數計之而出稅法也溝洫滄川以經界言之而通水道也小司徒曰九夫爲井者以出稅法故止計所耕之地也遂人曰十夫有溝者以定經界故并計所占之地也井間之溝溝上之畛非每井而加百畝勢不能備然則遂人所謂十夫卽小司徒所謂九夫而溝洫滄川之制井邑邱甸縣都之法乃鄉遂都鄙之所同也審矣又云曰治野以作溝洫畛涂言也故計所占之地而曰十夫其實耕者乃一井九夫之地耳匠人所謂方十里爲成卽此經千夫之地而耕地則九百夫匠人所謂方百里爲同卽此經萬夫之地十而耕地則九萬夫詩曰十千爲

耦蓋其成數猶三十三里少半里而曰終三十里也黃氏謂自一夫至萬夫皆十除其一蓋得其指又云曰凡治野曰以達于畿明自鄉郊至縣壘皆用此以治也觀此經則鄉遂不用井法之非決矣野對郊則爲甸獨舉則可兼鄉郊鄉大夫職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則城郭之外通謂之野明矣宋黃文叔名度曰鄭注計若干井出稅又若干井治溝洫及滄今以遂人職及匠人職觀之遂人十夫有溝匠人九夫爲井蓋一井十夫其中兼遂而溝環之田占九夫而兼溝實得十夫之地也自十夫積而爲百夫之洫千夫之滄以尺步計之當不過占一里十里之地安用多人治溝洫及滄如鄭氏所云哉薛氏曰遂人百

夫有洫而匠人十里爲成。成間有洫則九百夫之地。遂人千夫有澮而匠人百里爲同。同間有澮則九千夫之地。其不同何也。成間有洫非一成之地。包以一洫而已。謂其間有洫也。同間有澮非一同之地。包以一澮而已。謂其間有澮也。周世井田之法。實公行於天下。內外遠近之溝洫固無異制。則遂人匠人之所掌其制一也。義疏夫間有遂井間有溝。以其在外者言之也。成間有洫同間有澮。以其在內者言之也。曰各載其名則知達川者非止一澮矣。推之溝洫皆然。卽此可爲遂人匠人同法之證。大司徒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

小司徒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中地家六人可任也。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惟田與追胥竭作。遂人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五十畝。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畝。萊百畝。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二百畝。餘夫亦如之。大司馬凡定賦以地。與民制之。上地食者參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下地食者參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

周官義疏鄭剛中謂鄉遂都鄙邦國授田之法有四節非也大
小司徒與遂人大司馬本無異法蓋不易之田卽上地一易卽
中地再易卽下地也大司馬上地食者三之二卽遂人之田百
晦萊五十晦可任者家三人卽此之家三人也中地食者半卽
遂人之田百晦萊百晦可任者二家五人卽此之二家五人也
下地食者三之一卽遂人之田百晦萊二百晦可任者家二人
卽此之家二人也前後互見詞有詳畧安得意爲之說乎馬貴
與曰授田之制如大司徒遂人所言則是田肥者授之少田瘠
者授之多如小司徒所言則口衆者授之肥口少者授之瘠二
者不同而義相備

大司徒職令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四
閭爲族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
賙五州爲鄉使之相賓 小司徒職乃經土地而井牧其
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四甸爲縣
四縣爲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 遂人職以
土地之圖經田野造都鄙形體之法五家爲鄰五鄰爲里
四里爲鄣五鄣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皆有地域溝樹
之

宋王次點各與曰井田用四起數井天下之田以起軍賦邑居
用五起數比天下之居以行保伍也義疏云五起數者所以綴

一車集 卷十五
民居四起數者所以制田賦二法相爲經緯無內外遠近之異蓋鄉遂都鄙皆有上中下地計室數之多寡以制邑皆以地之上中下爲準何不可通行井田哉

千乘之國百乘之家

前漢書刑法志古者因井田而制軍賦方一里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四井爲邑四邑爲邱邱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邱爲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沈斥

城池邑居園圍術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戎馬干戈車徒素具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焉五國爲屬屬有長十國爲連連有帥三十國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爲州州有牧連帥比年簡車卒正三年簡徒羣牧五載大簡車徒此先王爲國立武足兵之大畧也

修辭立其誠

劉忠定公見溫公問盡心行己之要。可以終身行之者。公曰。其誠乎。劉公問行之何先。公曰。自不妄語。始。劉公初甚易之。及退而自躡括日之所行。與凡所言。自相掣肘。矛盾者多矣。力行七年而後成。自此言行一致。表裏相應。遇事坦然。常有餘裕。此段正是修辭立誠好榜樣。

省察

東漢第五倫事朱子論之云。不薦自是好。然於心終不忘。便是喫他取舉意思。不過這便是私意。又曰。如十起與不起。便是私。便是避嫌。只是他見得這意思。已是大段做工夫。大段會省察了。按朱子於此。看出他會省察。是三公選舉時。心不能忘這一

念不肯輕輕放過。把來推勘一番。一夜十往。是不安寢。既不省視。當必能眠。如何十往反安寢。不省却不眠。反復尋思。純是私心纏繞。所謂自知之明。內省之疚。一齊都到。所以伯玉知非。必將四十九年的事。細爲比勘。才見得非處。所在工夫。日密斯省察。日精。子貢不欲無加之說。是於此中。并未經心。不曉難易。輕口說出。故夫子責之。凡事認不清。拿不住。發言總無是處。子張聞達二字。分不出。夫子先爲喝明。齊宣不忍之心。不知何物。故先教以察識。然後進以擴充。可知省察必先以格致。故朱子以他見得這意思。已是大段做工夫。先許之也。呂新吾曰。余日日有過。然自信過發。吾心如清水之魚。才發卽見。小發卽覺。所以

卒不得遂其豪悍。至流浪不可收拾者。胸中是非原先有以照之也。所以常發者何。只是心不存養不定。又云喜來時一點檢。怒來時一點檢。怠惰時一點檢。放肆時一點檢。此是省察大條。款人到此。多想不到。顧不得一錯了便悔不及。

五州爲鄉使之相賓

使之相賓。卽孟子國人皆賢然後察之之旨。蓋一鄉一萬二千五百家。其中豈無鑒別人倫者。况德行道藝。耳目昭昭。自必有歷歷可稽。如書所云載采采者。鄉大夫以鄉人之耳目爲耳目。不使之互相薦舉。必至名實相乖矣。義疏云興賢國典也。而曰相賓者。五物則詢于衆庶。書德行道藝及孝友睦婣有學者則

屬其民。是使鄉人自相推擇而賓禮之也。所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也。

遂大夫職三歲大比則帥其吏而興

此鄉大夫興賢之典舉之於六遂也。詳於鄉而畧于遂。互見也。蓋鄉三物之設。無家國無秀頑。無古今。曾何鄉遂之別哉。不教以六德。不可以爲心。不教以六行。不可以爲人。不教以六藝。則塊然形骸而爲天地之棄物。其何以使之親其上。死其長乎。鄙師之察美惡而誅賞。鄩長之治喪紀祭祀。撮舉一二。隱與鄉官相對。從可知矣。宋易山齋名曰小雅云。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求髦士于或耘或耔之間。六遂興。眚之遺意。

也。

犧牲

王氏詳說樂清王曰祭義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擇以爲牲。則有納而視之之禮。朔月月半則有巡牲之禮。將用之則有卜牲之禮。及夕則展牲。及期則牽牲射牲。割牲毛牲者宗伯贊王牲事者大宰。奉牲者五官之長。贊射牲者射人。歌舞牲者封人。告牲牲贊碩牲者充人。分職聯事祭祀乃克舉也。賈疏五官有牛人羊人犬人豕人諸職。擇取純毛物者以共牧人。牧人又共與充人芻之。三月以祭祀生之者衆。

載師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閭師凡庶民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棹。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衰。按載師三罰所以警游惰。閭師五罰所以恥不勉。先王盡欲天下無不耕之夫。無不蠶之婦。無不職之業。無不畜之家。而生者斯衆矣。

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以共祭祀之牲。牲無羊詩三十維物。卽阜蕃之謂也。爾牲則具。卽共牲牲之謂也。物謂毛物。卽比物四驪之物。

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地官旅師掌聚野之鋤粟。屋粟閒粟而用之。以質劑致民。平頒

其興積施其惠散其利而均其政令。凡用粟春頒而秋斂之所謂勸粟，卽助耕公田之稅粟。屋粟，民有田不耕所罰三夫之稅粟。閒粟，閒民無職事者所出一夫之征稅。興積謂發粟也。民之不足者，差等不同，視其分數而頒之，則平矣。施惠甚貧之民，不責以償也。散利能償者，春頒而秋斂之。此段是春省耕事，司稼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掌均萬民之食而調其急而平其興。所謂調者，虞其艱厄，平其興，亦如旅師平頒其所興之粟。此段是秋省斂事。

斧斤以時入山林

地官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爲之厲而爲之守禁。仲冬斬陽木。

仲夏斬陰木。令萬民時斬材，有期日。凡邦工入山林而掄材，不禁。春秋之斬木，不入禁。凡竊木者有刑罰。林衡掌巡林麓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時計林麓而賞罰之。以上二官，時字注脚以一年歲之時而言。仲冬仲夏，其正也。春秋無斬木之事，所謂不入禁者，不得入所禁之中，斬木禁外，少寬之，以其有倉卒之急，需不得已也。以斬木之時而言，則山虞必計取木若干，爲工若干，限以日數。注所謂入出有日數，爲久盡物是也。

我心匪鑿，不可以茹。

歐陽毛詩本義云：詩曰：柔亦不茹，茹納也。傳曰：火日外，景金水內，景蓋鑿之於物，納景在內，凡物不擇妍媸，皆納其景。詩人謂

一車集 卷一五
衛之仁人。其心匪鑒。不能善惡皆納。善者納之。惡者不納。以其不能兼容。是以見嫉於在側之羣小。而獨不遇也。毛鄭反其義。以爲鑒不可茹。而我心可茹者。其失在於以茹爲度也。按歐說。與序仁人不遇之旨相對針。且於鑒字上說得親切。

讀法

州長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法。以考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若以歲時祭祀州社。則屬其民而讀法。亦如之。正歲。則讀教法如初。是州長讀法。四正月一。春秋祭社。二正歲一也。黨正及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法。以糾戒之。春秋祭禋亦如之。正歲屬民讀法而書其德行道藝。是

黨正讀法。七四時孟月。四春秋祭禋。二正歲一也。族師月吉。則屬民而讀邦法。書其孝弟睦姻有學者。春秋祭酺亦如之。是族師讀法。十四月吉。十二祭酺。二也。閭師於聚衆庶。卽讀法。不拘時不定數也。賈疏讀法者。讀一年政令及十二教之法。使知之。鄭剛中曰。有教法有邦法。統言之。則教法亦邦法也。分言之。則邦法以治法言。民知教法。則不違乎理。義民知邦法。則不麗乎刑。辟州長正歲讀教法。則知所讀者。純于教法。黨正四時孟月吉日。讀邦法。則知其所讀者。雖有教法。實以邦法爲主。故州長之讀。則有勸有戒。黨正之讀。則有糾戒而無勸。宋林少穎名之曰。讀法有因乎時者。若正月之吉之類。有因乎事者。若

一車集 卷十五
祭祀之類

獻賢能之書

始於閭胥之書敬敏任卹是六行有二也繼而書孝友睦婣有學者族師是六行有其四也至黨正而後書德行道藝是三物成矣賢能備矣而州長考之鄉大夫考之乃謀之鄉老而以鄉飲酒禮禮賓之厥明帥羣吏而獻之其書之非一人而考之非一事如此其詳且盡也而其所以爲教者先之以三物繼之以五物糾之以八刑州長教射於序黨正飲酒於序讀法以時則有正月正歲之異讀法以事則有祭社祭禋之殊其所以振作勸懲又如此其備也此先王造就人才之法也

與上大夫言

王制曰諸侯之上大夫卿則鄉黨篇所謂上大夫乃卿也卽三家也然按周官序官只列中大夫下大夫無有上大夫之名中大夫以上之爵稱卿幾人卿以上稱公幾人可知天子諸侯其稱謂無異

豚解體解

周官義疏豚解者薦腥也體解者薦熟也豚解爲七體肱二股二脊一脇二也謂之豚解者小豕曰豚凡用豚以七體之法解之以其小也其豕犬若羊若牛用此法亦名豚解以解豚之目目之也體解則爲二十一體而升於神俎者十有一肱三曰肩

一車集 卷十五
臂膊股三曰髀膊髀脊三曰正脊脰脊橫脊脇三曰短脇正脇
代脇合左右肱股脇並脊爲二十一以神俎用右不用左且髀
不升故十有一也

式負版者

周官義疏古者子生三月擇日名之以告閭史閭史書爲二一
獻於州史一自藏之故歲時可合而數也族黨州鄉皆因閭胥
所數而校登之所以不料民知其衆寡此言書民數之始也王
荆公曰凡民數有數之者閭胥以時數其衆寡是也有稽之者
鄉師以時稽其夫家衆寡是也有校而登之者族師以時屬民
而校登其夫家衆寡是也有登而不校者小司徒使鄉大夫各

登其鄉之衆寡而鄉大夫以歲時登之是也此言一歲之中一
時之內數之稽之校之登之各有其事各守其職也司民掌登
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辨其國中與其都鄙及其郊
野異其男女歲登下其死生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
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於王王拜受之登於天府內
史司會冢宰貳之以贊王治小司寇及大比登民數自生齒以
上登于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制國用此負版之正文也
小司寇曰以制國用司民曰以贊王治何也周官義疏云以民
數之殷耗而制國用之多少攷政治之得失也故內史據之以
贊大宰考吏治司會據之以贊大宰制國用漢徐偉長幹曰人

數者庶事之所自出也。莫不取正焉。以分田里。以令貢賦。以制祿食。以作軍旅。國以建典。家以立度。五禮用修。五刑用措。其惟民數乎。此數語最該括王之拜在此。子之式亦在此。小司徒職及三年則大比。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觀此則魯民數版圖當大比。須入於京師。此古制也。今魯四分公室。民之入公家者無幾。其戶口之凋耗可知。子之式也。貌則敬而情則傷矣。

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一曰聽政役。以比居。二曰聽師田。以簡稽。三曰聽閭里。以版圖。四曰聽稱責。以傅別。五曰聽祿位。以禮命。六曰聽取予。以書契。七曰聽賣買。以質劑。八曰聽出入。以要會。

賈疏八者皆舊法成事品式。依時而行之。以經紀治政。愚按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徒善不足以爲政。可知先王事爲之制。物爲之防。非得已也。政役師田閭里稱責祿位取予賣買出入國計也。民情也。而皆曰聽。則爭訟由之。以生非。先有比居簡稽版圖傅別禮命書契質劑要會之文書。以爲之防。奚以聽是法令。雖非制治之原。而舍此無以爲治也。宋葉竹埜各曰。聖人起教於微渺。而防患於未然。是以有書以載其法。有法以待其事事來而應之。以法訟起而正之。以書易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其八成之謂與。

有鱸有鮪

鄭剛中云王鮪非常時所有。惟春乃獻。昔人謂鮪魚出河南鞏縣。至春浮陽。乃入西河。至漆沮。故周人取之以獻。月令季春薦鮪於寢廟是也。

灌

灌者尸受鬱鬯。灌地以降神也。小宰職。凡祭祀贊玉幣爵之事。裸將之事。注送裸謂贊王酌鬱鬯以獻尸。唯宗廟人道有裸。天地至尊不裸。凡鬱鬯受祭之。啐之奠之。賈疏謂王以圭瓚酌鬱鬯獻尸。后亦以璋瓚酌鬱鬯獻尸。尸皆受以灌地降神。是為祭之啐之。謂入口乃奠之於地。又云天地雖不裸。亦有秬鬯。大宗

伯祀大神。祭大示。涖玉鬯。表記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是也用鬱裸者。唯宗廟及賓客耳。

君祭

膳夫職。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以樂侑食。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卒食以樂徹于造。此天子朝食之禮。王燕食則奉膳贊祭。此日中與夕食也。鄭注奉膳奉朝之餘膳。所祭者牛肉。朝食所祭則舉肺也。亦名離肺。賈疏所謂一牢分為三時也。又小事而飲酒。膳夫所謂凡王之稍事。設薦脯醢。則不言祭也。外另有四時禽獻之法。庖人職。春行羔豚。膳膏香。夏行腍鱠。膳膏臊。秋行犢麋。膳膏腥。冬行鱧羽。膳膏膾。是也。經亦不言祭。玉藻

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日中而餽。諸侯夕深衣。祭牢肉。鄭注天子言日中。諸侯言夕。天子言餽。諸侯言祭牢肉。互見爲義。則天子諸侯朝皆祭肺。日中與夕皆祭牢肉。按此則祭字須兼祭肺與牢肉二層。

毋自欺也

先儒指此章爲人鬼關。愚爲質言之。不過真假二字而已。大學誠意一條。是要人做箇真君子。不要走入虛假一派。孔子最惡似是而非者。以其界微茫。不可不嚴辯。周易庸孟及通書言誠處最多。總是怕人做假。如孺子入井。怵惕是誠。內交要譽。便是假。修天爵是誠。要人爵便是假。以此推之。邪正之分。王霸之別。

天壤懸絕。於此發端。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誠而已矣。誠則無息。無息則徵。天人合撰。胥由於此。誠則仁矣。一有不誠。則工夫間斷。顏子一閒未達。私間之。卽不誠間之也。仁則反身而誠矣。聖門只一求仁之功。務在誠之而已。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掩其不善而著其善。寫盡假模樣。

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讀此章便見修辭立其誠工夫最爲喫力。能如是則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

司會

周官義疏案語成周賦財徵斂者皆地官之屬也。鈎考者皆天官之屬也。載師任地。故通掌徵賦之會。鄉之徵斂。統于閭師。遂師徵遂之財。征縣師徵野之賦。貢凡貨物。則入于內府。玉府其粟米。則近者輸于王都。而掌于廩人。倉人遠者各留其地。俾遣人旅師委人分守。而時頒之。而貨物之待賓客軍旅者。亦存貯而散布于畿內。司會所掌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是也。然司會通掌六典八法八則九貢九賦九功九式之法。凡王及冢宰之廢置皆贊焉。任重而事殷。懼鈎考之未能無漏也。故又有大府專掌式法以頒財。司書專掌版圖要貳。以周知百物之出入。而宰夫復掌治法。以考百官府羣都鄙之治。乘其財用之出入。以

詔冢宰誅賞。蓋必用無言濫然後蓄積足恃。而民力可紓補助。常周凶禳有備。故孔子繫易以理財為義。蓋治之使各得其條。理之謂也。秦漢以後徵斂鈎考亦彷彿周官之法。然不求其生之本。而惟欲其取之盈。不務節其所不必用。而轉節其所當用。是以法密而弊愈滋。民窮而國亦病。皆不明于周公孔子理財之義故也。此段序成周理財之法。斂之各有其人。貯之各有其地。鈎考之遞置其官。而總滙於司會。朗如列眉矣。鄭注司會主天下之大計。計官之長。大府為王治藏之長。故司書職內職歲職幣。屬于司會。玉府內府外府屬于大府。

而好察邇言

蘇長公外紀王定國南遷歸東坡問其歌兒柔奴廣南風土應
是不好柔對曰此心安處便是吾鄉東坡綴詞以美之此卽飯
糗茹草之妙義也程明道過寺門牆上有人題要不悶守本分
六字明道每過必曰好語此卽素位而行無入不得之妙義也
可知巷議街談皆足以發明聖道一則半由天生不學不慮一
則半由耳熟父老流傳出語有雅俗之殊析理無精粗之別鳥
獸草木三百篇之悟機水火風雷三百八十四爻之法象胥視
諸此張旭初見擔夫爭道而知筆意及觀公孫大娘舞劍器而
得其神其于技也有通微而不可知者芻蕘之詢邇言之察皆
學問而已矣

堯舜猶病諸

堯舜猶病兩見論語卽書所謂惟帝其難之

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須知闢門之舉非大舜不能無弊卽以大知章言之好問察邇
言原以來天下之善而惡者不能不混入其中若不能分別則
當隱者反揚當揚者反隱所謂執兩用中從此胥失矣故有舜
之知而用之則爲廣登進之路無舜之知而用之反爲開壅蔽
之門疑似混淆賢奸雜進門戶之禍由此而興讀史者轉惜其
言路太雜任賢不專可知明目達聰必先有所以執所以用的
大本領非天資聰明必多差錯矣凡看書非窮根徹底四面推

敲那知一字一句中包涵萬象之妙

此謂誠於中形於外

古詩玉水記方流璇源載圓折卽誠中形外之理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雪賦或因方而爲珪或遇圓而成璧正堪擬似朱注安而行之不勉而中看雨雪時頗有此意象

夫道一而已矣

莊子知北遊周徧咸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此言三字而同一義也淮南子說林訓扶之與提謝之與讓故之與先諾之與已也之與矣相去千里此言一字各具一義也同一性而分爲

四端同一道而分爲五常亦若是焉已矣蓋不爲之分則不知萬殊不爲之合則不知一本如人初生三月父名之及冠則字之死又諡之稱呼各別却祇是這箇人

有杖之杜其葉滑滑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飲焉

無兄弟者不在四民無告之列然誦是詩而知寡兄弟者未嘗不可哀也詩曰獨行踽踽又曰獨行畏畏一以見安寧鮮翁和之歡一以見患難無禦侮之助熒熒子立形影相弔前無伯兄後無季弟事至誰與旁貸憂來孰是解紛繼之曰胡不比焉曰胡不飲焉蓋惴惴焉懼孤立之無依而不得不藉人之力以爲

己援其情爲至痛也亦可謂得常棣之遺矣

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此節與繫辭天尊地卑一段同一意旨朱子云看易須是看他卦爻未畫以前是怎模樣却就這上見得他許多卦爻象數是自然如此不是杜撰且詩則因風俗世變而作書則因帝王政事而作易初未有物只是懸空說出當其未有卦畫則渾然一太極在人則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一旦發出則陰陽吉凶事

事都有在這裏面人須是就至虛靜中見得這道理周遮通瓏方好若先靠定一事說則滯泥不通所謂潔靜精微易之教也又云天尊地卑上一截皆說面前道理下一截是說易書聖人

作易與天地準處如此蔡虛齋云此一節是夫子從有易之後而返論夫未有易之前以見畫前之有易也按此可知子所言者不離時行物生這箇理明得這理聞子之言得不聞子之言亦得不明這理不言不得卽言亦不得故兩言天何言哉以申明前說耳時行物生天之教也無行不與人之教也知天知人一也

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

云爾

孔子自十五至七十備述其十年一進功夫若以學知利行之階梯擬生安之聖無當也程朱嘗言之矣偶玩葉公章一憤一

樂自少至老。正孔子自爲寫照。因此悟到自十五至七十。每十年內各有一憤。一樂。功夫各有會心境界。雖不能截分畛域。而層累若灼然分明。有人不及知口不能言之妙。雖所憤所樂未易擬似。而曰未之有得。曰何有於我。自其發憤時言之可知也。曰可謂云爾。曰好古敏求。自其樂時言之可知也。其十年一進功夫。或可於此而得之與。

一輻集卷之十五

一輻集卷之十六

古歛項淳任田

受業
甥程光昱中五校訂
姪婿汪澧雅山

西伯戡黎

衷論曰。西伯註以爲文王。宋儒謂武王亦稱西伯。疑其爲武王。今觀其言曰。天旣訖我殷命。則其詞何迫也。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是亦無可如何之言也。當文王之時。商辛之惡。方張西周之勢。未盛。羸里之囚。獻地之請。皇皇畏罪之不暇。安有稱兵於畿內之諸侯。而商之君臣如是其震動者乎。且文王崩。武王嗣立。十三年而始有盟津之舉。亦安有情事若是之迫切。而紂猶能容之於十三年之久乎。祖伊之言。定當爲陳師牧野之時而

一車集 卷十六
非西伯專征之日可知也。通鑑前編繫之於武王允當矣。

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

方性夫曰：周官小史言奠繫世，所謂繫之以姓也。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所謂綴之以食也。

孔子論易

日知錄：孔子論易見於論語者二章。學易可以無大過，無恆不可作巫醫，是則聖人之所以學易者，不過庸言庸行之間，而不在于圖書象數也。今之穿鑿圖象以自爲能者，畔也。記者於夫子學易之言而卽繼之曰：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是知夫子平日不言易，而其言詩書執禮者皆言易也。人苟循乎

詩書執禮之常而不越焉，則自天祐之吉无不利矣。故其作繫辭傳于悔吝无咎之旨，特諄諄焉而大象所言凡其體之於身施之於政者，無非用易之事。然辭本乎象，故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觀之者淺，玩之者深矣。其所以與民同患者，必於辭焉。著之故曰聖人之情見乎辭，若天一地二，易有太極二章，皆言數之所起，亦贊易之所不可遺，而未嘗專以象數教人爲學也。是故出入以度，无有師保，如臨父母。文王周公孔子之易也，希夷之圖，康節之書，道家之易也。自二子之學興而空疏之人，迂怪之士，舉竄迹於其中，以爲易，而其易爲方術之書於聖人寡過反身之學去之遠矣。

載馳

日知錄許無風而載馳之詩錄於鄘黎無風而式微旄邱之詩錄於邶聖人闡幽之旨興滅之心也

召誥

林少穎曰召公營洛自戊申距甲寅七日而成周公繼至自乙卯至甲子十日而用書庶殷丕作周召之規模其敏如此總而計之自成王之至豐乙未之日距甲子凡一月耳萬年之業成於一月之間此豈後世可及哉案戊申卜宅庚戌攻位甲寅位成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

困學紀聞云泰之上六政教陵夷之後一人僅亦守府而號令不出於國門於是而用師則不可桓王不知此也故一用師而祝明之矢遂中王肩唐昭宗一用師而邠岐之兵直犯闕下又云易之言邑者皆內治之事夬曰告自邑如康王之命畢公彰善癉惡樹之風聲者也晉之上九曰維用伐邑如王國之大夫大車檻檻毳衣如綦國人畏之而不敢奔者也比之九五邑人不誠是亦內治修而遠人服之意

衣服以移之

陸農師曰衣服以移之者孔子曰衰麻苴杖者志不存乎樂非耳弗聞服使然也黼黻袞冕者容不褻慢非性矜莊服使然也

是之謂移

甘棠

後漢書酷吏列傳論曰威辟既用而苟免之行興仁信道孚故感被之情著苟免者威隙則姦起感被者人亡而思存由一邦以言天下則刑訟繁措可得而求乎

高宗彤日

衷論曰序謂高宗祀成湯廟成湯遠祖也則與典祀豐昵意不合蔡注謂高宗祀禘廟之時有雉雉之異似矣但觀祖已有先格王正厥事之言又曰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恐高宗賢君亦不待如此言之而後入且觀太甲盤庚

之類書中亦無有廟號各篇者其稱廟號宜為高宗廟中彤祭之日故通鑑前編因史記之言繫於祖庚三祀謂祖已訓祖庚之書與蔡注不同似為得之

五辭簡孚

明傅羨溪各元初曰供詞與所告之詞皆符合可信是為簡孚

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衷論云思患豫防不在未濟之時而在既濟之時无平不陂无往不復不在否之時而在泰之時聖人之意深矣

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

義疏案視朝于路寢門外立而行禮而已禮畢君入路寢門聽

政大夫就寢門外左右六府各治其事周禮太僕所謂掌君命之出入諸臣之復逆全在於此臣有所奏告太僕引而入君有所命使太僕傳而出獻可替否反覆商確恆歷數時故臣曰夙夜在公必大夫皆退而後君適小寢也宋劉執中名彛曰大夫有政不敢自達者必入路寢之門以請于君也故大夫未退則君不敢適小寢古之君臣同心同德以憂國事而君不敢恃其尊大以自暇逸三代之臣所以忠厚勤瘁于後世蓋有所自焉

利口惟賢

利口者禦人以口給是非顛倒真偽混淆政令由之而亂矣邵子曰天下將治則人必尚行天下將亂則人必尚言

履虎尾

困學紀聞云聖人不以位為樂也在易謂之虎尾在書謂之朽索深淵

別子為祖繼別為宗

義疏案別子天子諸侯之庶子也雖與適子同出而諸侯不得祖天子則別於正適之天子而為諸侯之始祖大夫不得祖諸侯則別於正適之諸侯而為大夫之太祖故曰別子為祖其後繼此別子者為大宗故曰繼別為宗若不能為大夫而止為士則不得為太祖而其子繼之但為繼禰之小宗而已蓋宗子之立以為祭也族人不得祭始祖而得宗別子之世適以共祭故

大宗惟一。非高祖之世適不得祭高祖。非禰之適亦不得祭禰。故必宗高曾祖禰之世適以祭。故大宗一而小宗有四大宗以祭別子。故百世不遷。小宗至高祖服盡不祭。故五世則遷也。
各曰奉宗加於常禮。平居每事咨告。凡告宗之例。宗內祭祀嫁女娶妻死亡生子行來改易名字皆告。若宗子時祭則告於同宗。宗內男女畢會喪故亦如之。若宗內吉凶之事宗子亦普率宗黨以赴役之。宗子時祭畢則合族於宗子之家。男子女子以班。宗子爲男主。宗婦爲女主。凡所告子生宗子皆書於宗籍。大宗無後則支子以昭穆後之。故宗立則宗道存而諸義有主也。有一人不悖者則會宗而正其罰。族不可以無統。故

立宗宗既定則常尊歸之。宗子雖凡才猶當佐之佑之。奉以爲主。雖有高明之屬盛德之親父兄之尊而不得干其任者。所以全正統而一人之情也。若姦回淫亂行出軌道有殄宗廢祀之罪者然後告諸宗廟而改立其次亦義之權也。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恆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恆簡以知阻。

德行恆易則天下似無險途。德行恆簡則天下似無阻境。不知天下事伏險巇于坦平。藏艱阻于大順。飲食睚眦在席。戈矛正不必于患難見也。此章於乾坤易簡中補出知險知阻二字。乃知聖人體天地之易簡。要離不得恐懼。兩知字正寫出精神照。

管無所不周正所以成其為易簡也朱子分註險阻二字最明
曰自山下上山為阻故指坤而言自山上視山下為險故指乾
而言因登山而明險阻之義此章乾坤二字當人說言健順
之聖人也

揚之水

王伯厚曰營謝戍申其篤於母家一也一美焉一刺焉宣王親
親平王忘讐也宋李迂仲櫟曰以公存心則如采薇以私存心
則如揚水遣戍則同而美刺則異也

家人

衷論云程子釋家人卦曰正倫理篤恩義善哉其言之也蓋倫

理不正而惟恩愛之是篤則懼其流於姑息而足以傷義恩義
不篤而一於正倫理則人心離悖無以相聯屬而足以傷恩二
者缺一焉不可又曰六爻之盡善者謙大有而外無如家人
謙者一身之善也家人者一家之善也大有者天下國家之善
也

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元陳廬山名師曰周公位冢宰攝政已七年欲退休成王留之
治洛又歷七年自武王喪後共十四年也

君在不佩玉左結佩右設佩居則設佩朝則結佩

方性夫曰所謂朝則在朝之時所謂在則退朝之所也退朝之

一轉身 卷十六 七
所。父。子。之。道。也。故。不。佩。玉。在。朝。之。時。君。臣。之。義。也。故。結。佩。子。亦
臣。也。義。疏。案。佩。有。三。玉。在。中。事。佩。二。所。謂。左。佩。紛。悅。刀。礪。右。佩
玦。捍。管。還。也。玉。佩。無。有。左。右。陳。用。之。謂。加。德。佩。於。事。佩。之。上。誤
也。世。子。居。常。毓。德。爲。要。故。設。瑜。玉。而。習。其。聲。朝。則。雖。設。而。結。之
無。聲。示。德。未。成。也。燕。居。侍。父。則。並。不。設。而。去。之。並。不。敢。言。有。德
也。左。右。兩。事。佩。恆。結。其。左。並。于。事。有。未。能。也。鄭。注。本。明。方。說。最
悉。

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

困。學。紀。聞。云。言。行。可。以。欺。于。人。而。不。可。以。欺。于。家。案。此。卽。孟。子
所。謂。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也。上。及。反。身。之。義。爲。家。人。一。卦。全

旨。

式微

李。迂。仲。曰。衛。無。救。患。之。志。不。惟。不。能。睦。乃。四。鄰。以。至。辱。亡。齒。寒。
而。爲。狄。所。滅。桓。公。以。管。仲。之。言。而。救。之。觀。木。瓜。之。詩。知。衛。人。之。
德。桓。公。者。深。觀。此。詩。知。黎。人。之。怨。衛。爲。最。切。

何人不矜

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采。薇。遭。戍。役。曰。靡。室。靡。家。杵。杜。
勞。還。卒。曰。女。心。傷。止。蓋。先。王。知。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故。閔。
其。情。敘。其。勞。如。此。幽。草。之。怨。至。言。何。人。不。矜。其。怨。怒。爲。何。如。也。
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

義疏案天地之理。渾藏於二氣之中。所謂無極之真也。語其氣之本然。曰陰陽。語其氣之成能。曰鬼神。語其氣之成質。曰五行。所謂二五之精也。德以賦畀。言交以變合。言會以凝聚。言秀以純全。言所謂妙合而凝也。乾健而不息。坤順而有常。天地之氣。陽變陰合。鬼屈神伸。五氣順布。萬物化生。而于其間。又有偏全。純雜。其偏者。雜者。為物。全者。純者。為人。故人者。即天地健順之德。陰陽變合之交。鬼神屈伸之會。而五行純全之秀氣也。

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降命者。轉而降威。酒禍之可畏如此。宋陳晉之。名曰。飲酒人之

大欲不能不速訟。先王知其然。於書有彝酒之戒。羣飲之誅。於禮有幾酒之察。屬飲之禁。猶以為未也。又寓教戒之意。于器皿之間。彝皆有舟。其載有量。尊皆有罍。其鼓有節。爵以角。觥以兕。以至傷而為觴。單而為觶。孤而為觚。斝而為醖。散而為散。止而為禁。無非備酒禍也。一獻之禮。非不簡也。而賓主百拜。終日飲酒。非不久也。而不得醉焉。先王為禮以備酒禍。可謂至矣。

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

後漢書皇后紀云。后正位宮闈。同體天王。夫人坐論婦禮。九嬪掌教四德。世婦主喪祭賓客。女御序于王之燕寢。頒官分務。各

有典司女史彤管記功書過居有保阿之訓動有環珮之響進賢才以輔佐君子哀窈窕而不淫其色所以能述宣陰化修成內則閨房肅雍險謁不行也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衷論云自初以至五治蠱之道盡而血皆去矣臣子於此當遠引高蹈以全其身蓋以子而幹父之蠱其心必有所未安况以臣而幹君之蠱其名尤有所難受如伊尹之復政厥辟周公之復辟明農皆得上九之義即書所謂不以寵利居成功之謂也霍博陸亦可謂幹蠱之臣而溺于權寵僅免其身禍延于宗殆不明于上九之象者夫

鼎數

一鼎特豚無配見士冠醮子士昏婦盥饋舅姑 三鼎特豚而以見

特牲昏禮共牢 五鼎羊豕曰少牢凡五鼎皆見少牢聘禮致

殮衆介皆少牢五鼎玉藻諸侯朔月少牢 七鼎牛豕豕魚見

公食大夫此言下大九鼎牛豕豕魚見公食大夫此言大

夫之 十鼎正鼎七牛豕豕魚陪鼎三牛豕豕魚見公食大夫此言大

鼎也。鉶鼎所以實羹者也其菜則藿苦薇其臭則膾臠臠自羹言之日鉶羹自鼎言之日鉶鼎以其陪正鼎日陪鼎以其為庶

羞日羞也見聘禮設殮上介 十二鼎正鼎九牛豕豕魚陪鼎三牛豕豕魚

陪鼎三牛豕豕魚見聘禮宰夫朝服設殮及饗餼皆以此數周禮膳

夫王日一舉竝同此照楊信齋鼎數圖節錄陳用之曰士虞禮

有上鼎中鼎下鼎有司徹司馬舉羊鼎司士舉豕鼎魚鼎則鼎之體有大小侈弇之別而其用有牛羊豕魚之異天子諸侯有牛鼎大夫有羊鼎士豕鼎魚鼎而已

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

明董氏應暘曰窮之者不惟知其欲惡必知其欲惡之善惡窮其情乃知其情知其情乃能治其情

相鼠

王伯厚云白虎通諫諍篇妻得諫夫者夫婦榮恥共之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此妻諫夫之詩也亦齊魯韓之說與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

困學紀聞云其在政教則不能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而所司者邊豆之事其在學術則不能知類通達以幾大學之道而所習者佔畢之文此童觀之所以可吝也

合族以食

陳用之曰周禮大宗伯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記曰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則飲食者人情之合歡者也觀文王燕兄弟而唐棣之美作幽王不能燕樂同姓而頌弁之刺與則合族以食禮之大者也禮曰君與族人燕則膳宰為主人又曰族食世降一等詩曰厭厭夜飲在宗載考國語曰親戚享燕

有殺烝又曰歲飫不倦時宴不淫則族食之禮合之以時等之
以世掌之以膳夫其薦也以殺烝其飲也或以夜蓋合族以食
恩也序其昭穆別之以禮義所以節恩也無恩則離恩而無以
節之則亂也

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
庚戌之郊始于武成丁巳之郊載于營洛

節性

此性字指氣質之性言即孟子所謂口鼻耳目之性也節性乃
孟子所謂養心莫善於寡欲也
通乎晝夜之道而知

日知錄曰日往月來月往日來一日之晝夜也寒往暑來暑往
寒來一歲之晝夜也小往大來大往小來一世之晝夜也子在
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通乎晝夜之道而知終日乾乾
與時偕行而有以盡乎易之用矣

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
一羊一豕一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

邦伯

陳壽翁曰丙辰不言事蓋丁巳戊午將行郊社大禮前一日養
精神而無為也已未至癸亥五日又不言事乃將用書不作竭
精神以有為也此五日中必會集臣庶計丈數揣高卑等事役

書一定然後甲子朝頒布之案此段不但于有字句處體認且于無字句處搜尋先儒讀書細心不苟如是

故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謂制度

宋應子容銘曰制度一定則欲偏厚子孫者固無所容其私心而侵剝枝葉兼并同姓者亦不容薄于所厚春秋時京之不度沃之盛強皆私暱為患也至晉無畜羣公子秦不能容一弟甚矣

呂刑

王伯厚曰呂刑言敬者七言中者十案閱實至于五審克至于

四皆欽恤之旨

閑之惟艱

宋王魯齋名曰此篇重在一閑字上以一時已放之心三紀收之而不足苟不常常防閑之雖三紀之功可以一日而失也旌其淑善別其惡慝導之以德義啟之以古訓皆所以為閑之之具也

祭祀不祈

方性夫曰祭祀不祈無私禱也有所祈凡以為民而已若噫嘻之祈上帝載芟之祈社稷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日知錄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盛治之極而亂萌焉。此一陰遇五陽之卦也。孔子之門四科十哲。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于是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盛矣。而老莊之書即出于其時。後漢立辟雍。養三老。臨白虎論五經。太學諸生至三萬人。而三君八俊八顧八及八厨為之稱首。馬鄭服何之註。經術為之大明。而佛道之教即興于其世。是知邪說之作與世升降。聖人之所不能除也。故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嗚呼。豈獨君子小人之辯而已乎。

洛誥

衷論周公歸政而有明農之請者。寵利不居之哲也。因王之留。

而終任誕保之責者。乃心王室之忠也。以桓鬯而明禋休享者。尊賢之義也。不敢宿而禋於文王武王者。寧親之孝也。一篇之中。君臣之道備矣。

變彼諸姬聊與之謀

日知錄曰其曰諸姬猶碩人之庶姜。古之來媵而為姪娣者。必皆同姓之國。其年之長幼序之昭穆。則不可知也。故有諸姑伯姊之稱。猶禮之言伯父伯兄也。貴為小君而能謙以下其眾妾。此所謂其君之袂。不如其姊者矣。

六三見輿曳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

衷論云大約天下事以至誠忠信感之則何所不合睽離之患。

皆始于猜疑。瞻顧見輿曳，則其猜也深矣。見豕負塗，則其疑也至矣。三居下而猜之，至九居上而疑之，深猜疑既動，觸處皆然。兩見字極有義蘊，天下本無是事，此人本無是情，而疑者見之，恆如此。此睽孤之皆其自取也。二爻形容善疑之人，可謂備見其情狀者矣。

無簡不聽

小司寇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

思其艱以圖其易

元彭集齋名應龍曰：以周禮考之，如以鄉三物教萬民，頒職事十

有二登萬民，以本俗六安萬民之類，則不但教五典，其教以安養之事亦多有節目。案此則思艱圖易，正大司徒本職。

使遒有喜

日知錄曰：損不善而從善，莫尚乎剛，莫貴乎速。周公之夜以繼日坐以待旦，子路之唯恐有聞其遒也，至矣。文王之勤日昃，大禹之惜寸陰，皆是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為政者玩歲而惕日，則治不成；為學者日邁而月征，則身將老矣。又曰：召公之戒成王曰：宅新邑，肆王惟其疾敬德，疾之為言遒之謂也。故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

用顧畏于民，暑

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卽顧畏之。謂民可近不可下。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卽民暑之謂。

蠱。蠱曰。蠱卦。艮之體剛。巽之體柔。艮在上而巽在下。是上有高亢之君。而下有柔順之臣。艮之德止。巽之德巽。止在上而巽在下。是上有懷安苟且之君。而下有卑巽諂諛之臣。此世之所以蠱也。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日知錄曰。讀新臺桑中鶉奔之詩。而知衛有狄滅之禍。讀宛邱東門月出之詩。而察陳有徵舒之亂。書齊侯送姜氏于謹而下。

桓公之所以薨。書夫人姜氏入。書大夫宗婦覲。用幣而兆子般。閔公之所以殺。

牖閒南嚮。敷重篔簹席。黼純華玉仍几。

明顧九疇名錫曰。席所以坐。純所以緣。几所以憑。天子朝覲聽治。養老私燕。各有定處。平居各因事而設。今并設之。以聽神之隨有所憑也。

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朱子論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二句云。乾之易。只管上一截事。下一截事。却屬坤。坤只是承乾。只做下面一截。故簡乾惟健。其所施為。自然容易。觀造化生長可見。只是這氣過時。萬物皆生了。

一車集 卷十六
可見其易。要生便生。要做便做。更無停待。坤最省事。更無勞攘。只是箇順。按此則如朱子所云。上面一截。下面一截。天施地生。其事已做了。以後這箇擔子。責在聖人。生何以遂。性何以復。天地着不得一毫氣力。孔子老安少懷之志。是頂天立地。把這擔子一肩承當。竊謂此段論語。當與湯誥之降衷。綏猷。仲虺之聰。明時。又泰誓之元后。亶聰。並讀。乃得領其旨趣。得其氣象。也不過窮達之位不同。着語有隱顯之別耳。

逆子釗於南門之外

宋范淳夫名祖禹曰。成王崩。太子必在側。當是時。本在內。特出而迎之。所以顯之於衆也。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衷論曰。觀示天下。莫大乎恭靜而端嚴。如見大賓。如承大祭。人惟當盥而未薦之時。誠意敦篤。敬慎不妄。故曰有孚顒若也。程傳言既薦之後。則人心散而精意不如始盥之時。本義論不薦。又謂致其潔清而不輕自用。愚謂不薦只宜言盥手未薦之時。此時氣象必精誠純潔。人主欲爲觀于天下。亦以此而已。

學記

義疏案。倫則有所持循。安則無所乖忤。善喻則誘其心。知失則當其病。繼志則使自得之。皆教之善也。其法進而愈微。然非出於躬行心得之餘。亦無以爲教也。故善教必由於善學。黃冕仲

一車集 卷十一
曰學之序能辯志然後能遜志能遜志然後能繼志辯志求道之時也遜志從道之時也繼志會道之時也

大有

大有之所以保其有者曰艱所謂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所謂天位艱哉是也大有之所以失其有者曰易所謂不易為王駿命不易所謂君以為難其易也至矣君以為易其難也至矣是也蓋運際昇平怠荒漸萌于幾康而其難其慎之思有不覺其頹廢者可知艱易二字為大有全卦宗旨

日之夕矣

日知錄君子以嚮晦入宴息日之夕矣而不來則其婦思之矣

朝出而晚歸則其母望之矣夜居於外則其友弔之矣於文日夕為退是以樽罍無下夜之賓衢路有宵行之禁故曰見星而行者惟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乎至于酒德衰而酣身長夜官邪作而昏夜乞哀天地之氣乖而晦明之節亂矣

六四童牛之牯元吉 六五豮豕之牙吉

衷論曰人思以善止人之不善惟有二道止惡于初者最善也家人之所謂志未變坤之所謂陰始凝大畜之所謂童牛之牯元吉者是也以柔道制人之剛控馭有道者次也蒙之所謂包蒙大畜之所謂豮豕之牙是也失此二者而以剛制剛疏之于濫觴而勝之于末路鮮不決裂而致吝矣

一車集 卷一
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王司敬民，敬民即所以敬天也。民心之歸，即天命之歸也。受天命者，君而所以受天命者，以小民也。故曰：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精氣爲物，游魂爲變。

朱註：陰精陽氣聚而成物，神之伸也。魂游魄降，散而爲變。鬼之歸也。按明邵二泉名實簡端錄曰：聚而有體，謂之物；散而無形，謂之變。惟物也，故散必於其所聚；惟變也，故聚不必於其所散。故聚以氣，散以氣；散味于散者，其說也；佛荒于聚者，其說也。仙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

賈太傅新書：事君之道，不過于事父；故不肖者之事父，也不可以事君。事長之道，不過于事兄；使下之道，不過于使弟。交接之道，不過于爲身慈民之道；不過于愛其子。居官之道，不過于居家。按此發明家國相通之理，可謂片言居要。

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

陳壽翁云：訓以德，所以化其陵德；訓以義，所以化其滅義。案德義俱本上文說來，一絲不亂。

以杞包瓜。

日知錄曰：劉昭五行志曰：瓜者外延，離本而實；女子外屬之象。一陰在下，如瓜之始生，勢必延蔓而及于上。五以陽剛居尊，如

一車集 卷十一
樹杞然使之無所緣而上故曰以杞包瓜孔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褻笑有時恩澤有節器使有分而國之大防不可以踰何有外戚宦官之禍乎

閏月則闔門左扉

義疏案闔左扉何也蓋月令明堂凡孟月居左季月居右義取乎天之左旋耳至閏月則前月之氣已過後月之氣方來故闔左以送前月開右以迎後月

立政

衷論文王於庶言庶獄庶慎罔攸兼且罔攸知何其逸也然則無逸所稱文王自朝至于日昃不遑暇食果何所爲乎文王之

勞勞於知人文王之逸逸於知人也善乎先儒之言曰人君以辯君子小人爲職故周公雖以立政名篇而反覆惓惓者唯在得人而已

初六進退 九二巽在牀下

日知錄曰九二之巽在牀下恭而無禮則勞也初六之進退慎而無禮則憊也

其居人也曰養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

馬彥醇曰居人曰養禮所以養人也荀子曰恭敬辭讓所以養安禮義文理所以養情蓋聖人之道寓于度數之間莫非順性

命之理而所以養人也。方性夫曰冠昏八者非貨力辭讓飲食不行故曰無財不可以爲悅非強有力者不能行也。明徐魯庵各師曰行之以貨財爲資筋力爲用辭讓爲實飲食爲具四者禮之緯也冠昏八者禮之經也。

而殷頑民

困學紀聞商之澤深矣周既翦商歷三紀而民思商不衰考之周書梓材謂之迷民召誥謂之讐民不敢有忿疾之心焉至畢命始謂之頑民然猶曰邦之安危惟茲殷士兢兢不忘也。

而不畱獄

衷論曰不畱獄之義最妙。狂狷桎梏淹滯拘畱或爲無辜之株

連或爲老弱之繫繫動經歲時宜仁人君子隱惻于此。

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

唐孔氏曰兩辭謂兩人競理一虛一實典獄之官無不以中正之心聽獄之兩辭棄虛從實實者理得虛者受刑。宋徐毅齋名曰無以獄之兩辭爲私家之利謂獄以賄成也。

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

徐魯庵曰元亨利貞之理賦而爲仁義禮知之性所謂天地之帥吾其性是人之心也。水火木金土之氣凝而爲貌言視聽思之官所謂天地之塞吾其體是人之心也。五行之端也。

師

衷論曰師卦彖傳曰行險曰毒天下蓋兵凶器戰危事也師之所過荆棘生焉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夫殺掠淫暴橫征急斂无不由之當其時則有鋒鏑死亡之憂迨其後猶有水旱疾疫之應談者變色聞者驚魂古人為兵端者鮮不遭奇禍淮南王諫伐閩越賈捐之論棄珠厓蘇軾諫用兵書皆可謂痛切言之者也

今在予小子且若游大川予往暨汝爽其濟

從我聞在昔句起歷敘商周累代名臣再轉出今日惟旦與爽可想古大臣以堯舜其君自任襟期并可見同寅協恭至意

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

衷論曰風俗之壞必始于世家大族而後浸淫及于小民故教人者必自世家大族始又云俗之敝莫大于侈侈之大莫著于服飾耗物力啟奇袤素等威亂上下長淫僻貧富相耀無有窮極故周之大夫重羔羊之節儉刺赤芾之僭侈畢命特舉服美于人為戒意深矣

必以天地為本以陰陽為端以四時為柄以日星為紀月

以為量鬼神以為徒五行以為質禮義以為器人情以為

由四靈以為畜

陸農師曰陰陽為端若觀其所聚觀其所感觀其所恆而天地

萬物之情可見四時爲柄若春誦夏絃春率民耕秋率民斂日
星爲紀若日在北陸而藏冰龍見而雩方性夫曰聖人作則以
天地爲之始人物爲之終其序如此宋葉水心各曰聖人發正
於天理收功於人情

閑有家志未變也

衷論云始之不正後雖竭蹶拯之操之則傷恩縱之則傷義何
則志已變也案老子所云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
微易散是也

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

流言出而公之德晦矣逮至罪人得而鳴鴉貽風雷作而金滕

啟七年復政歸老明農而公德乃大白于天下所謂明光上下
者此也東征至于三年思兼極于待且吐握亟于旁求所謂勤
施四方者此也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

困學紀聞曰日月爲易一奇一耦陰陽之象王介甫詩說云彼
曰七月九月此曰一之日二之日何也陽生矣則言日陰生矣
則言月與易臨至于八月復七日來復同意四月正陽秀萼言
月何也以言陰生也陰始于四月生于五月而于四月言陰生
者氣之先至者也宋李子思各云復剛長以日云者幸其至
之速臨陽消以月云者幸其消之遲

一車集
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

衷論成王作洛記之曰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今命畢公保釐東郊而記之亦云然蓋畢公四世之臣成王不敢遽命之而託于先王之命固所以敬保釐之任亦所以尊禮老臣不敢自專也觀此而九經之敬大臣乃見其深至處

故聖王所以順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而弗徹也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合男女頒爵位必當年德

馬彥醇曰山川之勢異而高下之習不同原渚之勢殊而水陸之居不一聖人因其所利而利之順其所居而居之推其詳則凡居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濕皆所以順民也陳氏禮書居川原

不易因地之利以順之用水火金木飲食因天之時以順之年德必當因人之理以順之按淮南齊俗訓水處者漁山處者木谷處者牧陸處者農地宜其事事宜其械械宜其用用宜其人澤皋織罔陸阪耕田皆此意

成湯放桀于南巢

中詮云放伐通暴君之窮攝政通幼主之窮筆削通無王之窮語甚警

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

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惇典也不遠惟商者成人宅心知訓惇獻也守文之辟法祖攸行不遺壽考乃為治之大要

故禮也者義之實也

案禮時爲大宜次之稱次之制禮之初不就天理上權衡爛熟禮如何制故禮必以義爲柄然方權衡時義尙處於虛到品節既定其義乃確然可見故禮乃義之實

震亨

衷論天下事委靡壅塞則必敝壞叢脞震于天道爲春于天象爲雷于人之德爲勇一念振興百廢俱舉故震有亨道

康誥

衷論曰武王以大君錫命康叔以介弟受封當開國之初處尊親之位最懼者驕淫最易者滿假又治殷之故墟犯法罹罪者

多故篇中誥誡之詞極言民社之艱難如痾瘵乃身若有疾爽惟天其罰殛我等語兢兢然若疾痛困苦之加于其身尙何驕逸之敢作乎人能常以此念自無貴而忘賤尊而忘卑視民草菅之患

王命周公後作用逸誥在十有二月

吳草廬云書之常法當以日繫月以事繫日此先記日記事後乃記月變例也

內則

義疏司徒掌邦教而內則命冢宰布之者冢宰掌王后之內治凡王之膳悉屬焉文王爲世子于食上食下皆親在視武王帥

而行之則子婦孝敬之事皆王為世子時率妃行之而世為則者也故凡民之家禮亦使布焉王政重養老而孟子曰導其妻子使養其老故篇中言生子教子養老事似各殊而意只一貫

一輻集卷之十六

此篇論人倫常道其念自無貴而欲卑則其



